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訂義卷八

宋　王與之　撰

天官冢宰下

醫師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醫師衆醫之長也○賈氏曰凡言師者皆取可師法也○陳宏甫曰人之一身之用與天地同有餘則損不足則補天之道也自非達得造化消息盈虛之理如何會知得人身中氣偏之所在此直是絲毫不可差如後

世庸懦安能了得此事所以成周以士大夫為之○薛平仲曰膳夫自庖人至腊人既聯事以共其職矣食醫一官屬焉可也特别而置諸醫者之列固人主護養之道然護養之道人主之所能有也君子之所能放也彼天下之民其孰能知節於此哉不知所以節之則陰陽之寇每易以乘隙而傷其和而疾病見矣先王不忍厚已以忘民也是故先於食醫則有醫師以掌分治民物之疾病後於食醫則疾醫瘍醫獸

醫次第而設焉蓋仁出於身而加於民愛乎物實自

夫一飲一食之間推之

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

劉執中曰醫師掌醫之政令則聚其毒藥有州土之

宜有采取之候有治煉之方有攻療之制悉預知之

然後可以共醫事○鄭鍔曰治病之法亦有用善藥

以補治之者不必皆用毒藥說者云巴豆狼牙之類

藥之有毒者也人參芎藭之類藥之無毒者也此言

聚毒藥葢謂以毒為主也愚以為不然瘍醫云以五毒攻之以五藥療之則毒與藥二物也藥之毒與夫藥之不毒者皆不可以卒求如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則不可不蚤收而預蓄也

凡邦之有疾病者疕匹婢反瘍音羊者造七報反焉則使醫分而治之

賈氏曰疾病者謂若疾醫所云也疕瘍者謂若瘍醫所云也二者皆造醫師醫師則以疾病者付疾醫疕

瘍者付瘍醫○史氏曰腹心四體其有不康謂之疾病附贅癰疽謂之疕瘍○鄭鍔曰疕謂瘡生於頭者瘍謂瘡生於身者

歲終則稽古兮反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為下

王氏曰餼廩稱事然後能者勸而不能者勉○王氏詳說曰小宰於百官府則以敘制其食宮伯於宮中之官府則均其稍食此曰稽其醫事以制其食皆食功也

鄭康成曰全猶愈也以失四為下者五則半矣或不治自愈○王昭禹曰晉侯有疾醫緩曰疾不可為也在膏之下肓之上公曰良醫也晉侯果卒十全者但知其可治不可治而失焉者皆全矣

史氏曰計其所失為之殿最則為醫者惟恐其失之矣

食醫中士二人

賈氏寀夫疏曰食醫府史胥徒俱無以其專官行事無所須故也○王氏曰醫師聚毒藥以共醫事則有藏矣故有府掌醫之政令而使之分治疾瘍稽其事制其食則有書且有政令矣故有史有徒諸醫毒藥於醫師受政令聽所使治則無用

府史
胥徒

掌和王之六食音嗣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才細反下皆同

賈氏曰六食以下皆膳夫所掌此主調和而已其六食等義並在膳夫○史氏曰和之者調其滋味之宜適其寒温之候辨其物性之相忌相使可以進之也

陳及之曰食醫醫師之屬其職専和飲食而不治醫事者也蓋人之疾病未有不自飲食致之能防於未病之前則疾鮮矣故有庖人内饔辨鳥獸魚物腥臊

之不可食者而食醫又以法調和食飲膳羞之齊亨人給水火之齊內宰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式之法教九御以時御叙于王所其防微杜漸皆所以謹疾無使致疾故食醫不治醫事也若待其已病然後療之此後世之事非先王之制

凡食齊眡春時羮齊眡夏時醬齊眡秋時飲齊眡冬時

賈氏曰眡猶比也羮若大羮鉶羮等醯人醢人惟有醓醢不言醬即豆醬也公食大夫禮公親設醬醬者

食之主言醬則該諸豆實○方氏曰齊與王制遲速異齊之齊同食齊則黍稷稌粱之類羮齊則雉兔雞犬之類醬齊則醯醢齏菹之類飲齊則水漿醴涼之類食齊視春固以温為主然食養物而生之亦春之事羮齊視夏固以熱為主然羮熟物而化之亦夏之事也醬齊視秋固以涼為主然醬將物而成之亦秋之事飲齊視冬固以寒為主然飲潤物而清之亦冬之事○史氏曰非謂於四時各供其品言其所宜之

氣耳宜溫眂春宜熱眂夏宜涼眂秋宜寒眂冬一食之間具此四氣也

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

易氏曰春為木味多酸以養肝夏為火味多苦以養心秋為金味多辛以養肺冬為水味多鹹以養腎脾土旺於四季故皆調以滑甘

史氏曰非謂四時各專一味謂之多者就五味中使一味勝焉以養其氣也如春則肝用事用則勞勞則

損損則四藏勝而疾生焉曲直作酸唯酸為主可以引諸味以益肝氣而使適平夏之苦秋之辛冬之鹹莫不皆然調以滑甘者則受和為五味之本也在五行曰土在五常曰信在五藏曰脾脾養五藏土旺四季而信於四端無不用者若甘之總五味也○鄭康成曰各尚其時味而甘以成之猶水火金木之載於土内則曰棗栗飴蜜以甘之堇荁枌榆免薧滫瀡以滑之

王昭禹曰温熱寒凉天所造以養萬物者也酸苦辛鹹地所化以養萬物者也人之一身常與天地流通則其氣味之所養又安可違此温凉寒熱之所御必在順四時之氣酸苦辛鹹之所節必欲順四時之味

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音瓜

鄭康成曰會成也謂其味相成○鄭鍔曰膳食各有相宜者又當會而合之使氣味相成牛土畜也稌稻

也澤中所生與土畜相宜羊火畜也黍高燥所生與火畜相宜豕水畜也稷北方之穀與水畜相宜犬金獸也粱西方之穀與金畜相宜鴈陽物也麥秋種而夏熟得陽氣為多與鴈相宜魚水物也苽者米之生於水者也與魚相宜凡此皆氣味相宜者也○楊氏曰所以養陰陽之氣不可以偏勝凡此皆衛生之道

王氏詳說曰洪範五行以自順為序六府五行以相就為序月令五行以相生為序人食味別辭被色未有不本於五行者或以同氣而為之宜者牛宜稌羊宜黍魚宜苽是已土之與土火之與火水之與水其

同氣歟或以相克而為之宜者豕與稷是已土之與水其相克歟或以相生而為之宜者犬宜粱鴈宜麥是已金之與土火之與木其相生歟若夫月令言食麥與羊食菽與雞食稷與牛食麻與犬食黍與彘與此不同者蓋彼言其所與順時令也

凡君子之食恆放甫往反焉

王昭禹曰君子與王貴賤之分不同而養生之理則未嘗異故膳食所會之宜皆得以放王而自養焉○黃氏曰秦醫和謂趙孟曰國之大臣榮其寵祿全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

生疾主不能禦吾是以云良臣將死也夫師之教訓傅之德義保其身體冢宰之事也周冢宰必兼三公使其燥濕寒暑之不戒飲食起居之不節而疾生焉則何以為師保故食藥之調適飲膳為詳而醫師奉王之事屬於冢宰豈苟而已哉

鄭節卿曰古者史官樂官與醫卜之官皆世其業不兼官不貳事懼其不精也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執技以事上者惟醫為難精惟疾病不可不謹先王豈敢

以一人而兼二三人之能哉是故食醫之下有疾醫調飲食不兼於治病疾醫之下有瘍醫察内症不兼於外症瘍醫之下有獸醫治禽獸者不兼於治人也必求其精不敢計其冗先王之仁也

疾醫中士八人掌養萬民之疾病

賈氏曰疾輕病重論語註疾甚曰病○王昭禹曰安强得於氣之和疾病由乎氣之乖善醫者審其源亦貴乎調養氣為本葢五藏六府之氣均則疾病無自

而作一或盈而有餘一或羸而不足則偏勝而疾病因之以起所謂養者育之使其氣一於充實而後已下文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是也

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音消)首疾夏時有痒(以掌反)疥(音介)疾秋時有瘧(音嶽)寒疾冬時有嗽(西豆反)上(時掌反)氣疾

鄭康成曰癘疾氣不和之疾痟酸削首疾頭痛嗽欬上氣逆喘也

史氏曰四時皆有癘氣人感之者謂之癘疾夫人之

一身冲和之氣彌滿四體一有虧失則内氣必消外邪客氣乘之以入而癘焉如置杯於水外水得入者内水虧也故疾醫之職必先於調養其内氣消耎則傷之者衆冬傷於寒春必為温夏傷於暑秋必為瘧寒氣藴伏春温激之故熱生焉此疾必先頭痛也暑氣藴伏秋凉激之故寒生焉瘧寒者脾寒也言此病必先寒至也熱之餘毒客於肌膚而不散故夏有痒疥之疾寒之餘毒傳於華蓋而上升故冬有嗽上氣

之疾

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

鄭康成曰五味醯酒飴蜜薑鹽之屬○賈氏曰醯則酸酒則苦飴蜜則甘薑則辛鹽則鹹鄭不言酸鹹等而言醯酒之屬者或當時醫方所用也五穀麻黍稷麥豆○賈氏曰此依月令五方之穀據養疾而食之非必入於藥分也○愚案素問以麻麥稷稻豆為五穀以麻屬木麥屬火稷屬土稻屬金豆屬水若疾醫用以養病必知物性所宜恐當從素問為是五藥草木蟲石穀養猶治也病由氣勝負而生攻其贏養其不足也○賈氏曰假令夏時熱病者體寒即是水水贏而勝火氣負而不足故夏時病

者則五味中食甘五穀中食稷以甘稷是土之穀味土所以克水是攻其贏也土生于火土是火之子食甘稷為子養母之道

故云養其不足也

王氏曰素問曰形不足温之以氣精不足補之以味養精者也穀養形者也藥則療病者也養精為本養形為次療病為末○史氏曰得是病者必貴急攻調之使氣内正内正則外邪容氣無所容而疾去矣故五味以滋其氣五穀以榮其血五藥以禦其邪而病不瘉者未之有也○吕氏曰先以五味五穀繼以五藥以藥醫之下也雖然豈獨醫哉

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

鄭康成曰五氣五臟所出氣也肺氣熱心氣次之肝氣凉脾氣温腎氣寒五聲宮商角徵羽也○賈氏曰宮數八十一配土商數七十二配金角數六十四配木徵數五十四配火羽數四十八配水此五聲數多者聲濁少者聲清人之言語似之五色面貌青赤黄白黒察其盈虚休王吉凶可知○賈氏曰假令冬時面色黒其氣寒聲應羽此是盈而王吉可知若冬時其色黄其氣熱聲應宮此是中央土克巳此是虚而休凶可知三者劇易之徵見於外者○賈氏曰氣病在内人所不覩見其聲色則知其增劇及簡易也○王昭禹曰素問曰五臟之象可以類推五臟之音可以意識五臟徵

驗可以目察○王氏曰望其氣又聽其聲又觀其色以眡其死生不過五以味穀藥養其病亦不過五則以物之更王更廢更囚更死不過五故也

兩之以九竅古弔反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

賈氏曰此驗其脉候九竅與所眡爲兩兩與九藏爲參○易氏曰九竅皆有形而見於外者觀其證之變而有通塞之二候故曰兩九藏皆有形而藏於内者察脉之動而有浮中沉之三部故曰參

鄭康成曰陽竅七陰竅二竅之變開閉非常○劉執中曰變

者失其常職

正藏五又有胃膀胱大腸小腸藏之動謂脉至與不至○賈氏曰正藏五者謂肺心肝脾腎並氣之所藏故得正藏之稱又有胃膀胱大小腸乃六府中取此四者以益五藏為九也黄帝八十一難經說胃為水穀之府小腸為受盛之府大腸為行道之府膀胱為津液之府氣之所生下氣象天故寫而不實實而不滿若然此則正府也故入九藏其餘膽為清淨之府三焦為孤府非正府故不入九藏○劉執中曰神藏五

難經曰心藏神肝藏魂肺藏魄脾藏意腎藏志是謂神藏五也形藏四謂頭角也耳目也口齒也胷中也故下部天以候肝地以候腎人以候脾謂之氣中部天以候肺地以候胷中之氣人以候心上部天以候頭角之氣人以候耳目之氣地以候口齒之氣故三部者各有天地人合為九分以應九野以察九藏故曰參之以九藏之動則生死不能逃矣

史氏曰九竅在外九藏主之兩之以外證之變動參之以九藏之脉息始能決之

王昭禹曰難經望而知之謂之神聞而知之謂之聖問而知之謂之工切脉而知之謂之巧望以五氣望

而知者也聽以五聲聞而知者也問以五味問而知者也診九藏之動切脉而知者也

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于醫師

賈氏曰以疾醫中士八人各有能故使分治之也○王氏曰醫師言使醫分而治之疾醫又言分而治之者醫師分疾病疕瘍使各治之而疾醫所治亦各有能也至於瘍醫但言凡有瘍者受其藥則腫瘍潰瘍金瘍折瘍同科而已

鄭康成曰少者曰死老者曰終所以謂治之不愈之

狀也醫師得以制其禄且為後治之戒〇王氏曰獸醫曰死疾醫曰終終則盡其道而死者也終亦有所以而非醫之罪亦書其所以焉使知如此者在所不治也

瘍醫下士八人

王昭禹曰氣乖不和則為病血壅不行則為瘍病以氣而其傷在藏府瘍以血而其傷在肌膚此疾醫所以治内而瘍醫又有以治外也〇鄭鍔曰瘍者疾之至惡治之尤難伯牛有疾說者以為癩孔子曰亡之命矣夫荀偃瘅疽生瘍於頭至於大病目出而死信

夫為疾尤惡非他醫所能愈故特設一官

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之樹反）藥劀（音刮）殺之齊（才細反）

王氏曰腫瘍聚而不潰潰瘍潰而不聚金瘍刃創未必折骨折瘍折骨未必刃創○史氏曰金者凡鋒刃利芒所傷折者凡墜壓顛覆所致腫瘍癰而上生瘡者潰瘍癰而含膿血者

鄭鍔曰王安石謂疾之惡者藥或不能攻則有祝焉乃引素問上古移精變氣祝由之說以為證○鄭康成曰祝當為注讀如注病之注聲之誤也

愚攷醫之用祝理或宜然今世有以氣封瘍而徙之者正祝由之遺法也祝之不勝於是用藥藥或不能去必劀以刀而去惡血劀而不效必殺之以藥而食其惡肉凡四法各有淺深之度故言齊

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音餼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

鄭康成曰止病曰療攻治也五毒五藥之有毒者今醫方有五毒之藥作之合黄堥置石膽丹砂雄黄礜

石膽石其中燒之三日三夜其煙上著以雞羽掃取之以注創惡肉破骨皆盡出

王氏曰以五氣養之生之也獨於瘍言素問曰形不足溫之以氣瘍之治宜以氣也而以五氣養之反在以毒攻之之後則必先除其惡然後可養也○鄭康成曰五氣當為五穀字之誤也以五藥療之治之也凡療瘍者五毒五氣五味亦所以療之也而獨言以五藥療之者以藥為主也○鄭康成曰節節成其藥之力也○賈氏曰即下文以

酸養骨之類是也

史氏曰治療之序五毒攻之利法也自内作者血氣壅滯不利不瘉自外受者毒必相資不利不瘉利已則腸胃虚以五穀之氣補之以五藥之良調之以五味之中節之則内和而平外疾去而支膚全矣○王昭禹曰疾醫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而瘍醫以五藥療之然後以五味節之者疾醫所言者養也凡養以治内為主故先味而後藥瘍醫所言者療也凡療以治外為主故先藥而後味

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脉以苦養氣以甘養

肉以滑養竅凡有瘍者受其藥焉

鄭鍔曰先攻以五毒後療以五藥豈其五藥並用而求一物之幸中哉又當視其病之所損者而審其味以養之也其有損於骨則以酸養之酸之味由木所作木强能立事可以强其骨有損於筋則以辛養之辛之味由金所作金能纒合異物可以收其筋有損於脉則以鹹養之鹹之味由水所作水能流行可以柔其脉有損於氣則以苦養之苦之味由火所作火

氣炎上可以作其氣有損於肉則以甘養之甘之味由土所作土能含載萬物可以生其肉有損於竅則以滑養之滑石之性能滑物而通之可以利其竅凡此皆療瘍之法也○王昭禹曰素問曰酸收辛散鹹耎苦堅甘緩夫肉以骨為體骨收則強故以酸收之肉以筋為節筋散則不攣故以辛散之脉所以行血脉耎則和故以鹹耎之氣所以充體氣堅則實故以苦堅之肉緩則不壅故以甘緩之竅利則不滯故以滑利之且腎主骨腎水屬也故欲收肝主筋肝木屬也故欲散心主脉心火屬也故欲耎肺主氣肺金屬也故欲堅脾主肉脾土屬也故欲緩至於竅則以骨為體而以肉為包所以通氣也素問曰骨肉滑利可以長久惟滑則無所凝止則竅亦

水屬也故以滑利為主○劉執中曰以酸養骨者主肝而腎主骨以子養母則骨之折者可續以辛養筋者辛主肺金之味也而克木不使肝與筋過盛以鹹養脉者心火也而主於脉鹹水之味而克火不使心與脉過盛以苦養氣者肺金也而主於氣苦火之味而克金不使肺盛氣過血以甘養肉者脾主肉甘者土之味而主脾者也養之使盛則肉速長而瘍可合以滑養竅者竅不滑則閉塞不通而毒氣內壅則反攻於瘍不可得而速合然則瘍之為病也四而所以破陷者肉也斷折者骨也則夫氣也脉也筋也過盛而流通則其瘍不可得而合矣故必抑之使微而肉也骨也鈌損而欲其合且續也故必養之而使盛竅則利之而使通此所以為療瘍之道

史氏曰瘍之作本於壅滯鬱結藥之用專於通利疏

導則疾何由而有譬之治國上情下宣下情上達無有壅蔽之患治斯舉矣然則用宣利之藥者瘍醫之大法至於血氣之虛實在乎用藥之多寡如盤走圓貴乎得其意而已

陳及之曰醫官之屬自萬民疾病及禽獸無不治療而王朝公卿大夫士則不主治之何也蓋卿大夫士權力足以致之財賂足以使之故治不在上之人設官掌之也若萬民之疾病良醫既不肯治非設官以

治之則人有死非其命矣

獸醫下士四人

鄭鍔曰古者服牛乘馬引重致遠有頼其力用其力而不治其疾則種類浸潰以死何以供用自漢以來如張里以馬醫而擊鍾黄憲乃牛醫之子則獸醫者豈非為牛馬而設

愚案人為萬物之靈君仁民而後愛物故人之為醫二獸之為醫一

掌療獸病療獸瘍

史氏曰疾與病一也分言之則疾淺而病深俱治之者貴人也至於獸醫則療獸病而已不問其疾彼其口不能言不食水草而鳴之哀亦先王之所不忍醫固不可無也

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觀其所發而養之凡療獸瘍灌而劀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養之食之音似

鄭鍔曰獸與人異類不可求於言語痛癢之際故其

病為難知療之之法則先灌藥劑以行之行則知其病之所在然行之不已則其病浸劇又當節以止之蓋先動其脉氣脉氣不發無從用藥因其氣所發動之處從而養之則其病可除若療其瘍亦灌以藥既灌則括其惡肉以發其惡然後外附以藥內養其氣而用芻秣以食之此療獸瘍之法

凡獸之有病者有瘍者使療之死則計其數以進退之

史氏曰疾醫於人死則書其所以而獸醫於獸死則

計其數而已其詳畧不同皆先人後物之意所謂計其數而後進退之者隨其勲效之有無而予奪其食

醫師稽其醫事以制其食是也

酒正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康成曰酒正酒官之長○黄氏曰宫正宫伯之掌宫室居處之正也膳夫庖人之事膳羞飲食之常也

酒醬醯醢宜聯膳飲舍次帟幕宜聯宫室離之而在

醫師之後其下遂列府藏嬪御之官葢以為厚味腊毒游觀怠荒貨賄逐至聲色縱欲皆足以致疾其在典章雖不可已而可節其在人情雖不能免而可戒是皆大宰之所當知自秦以來宰相不復預此凡人主共養盡屬少府乃為天子私人夫豈惟宰相不得預而醫卜史官加諸吏左右曹則與聞政事矣尚書容掌樞機則權侔宰相矣

薛平仲曰酒以行禮固不能不用而酒以亂德尤不

可輕用觀酒誥一篇周公之慮悉矣則設官分職之際豈苟然哉故於酒正之官則以命士而掌政令以式法而授酒材而為酒為漿者則以奄官女奚主之蓋酒正以如是之式而界之酒漿之人為如是之用以入于酒正之府內不可以妄為而外有可稽驗事制曲防之意遠矣

掌酒之政令以式灋授酒材凡為公酒者亦如之

王昭禹曰酒之為物以承祭祀以供賓客以養老病

以行愛敬之情一事不可遺一禮不可闕先王由是設官以掌之然所謂政令非特釀造供承之事芻豢為酒非以為禍而酒之流實生禍故始乎治常卒乎亂則酒正之掌政令亦所以謹酒也

鄭康成曰式法作酒之法式作酒既有米麴之數又有功沽之巧月令曰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饎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王昭禹曰式若米麴多寡之數法若水火齊量之差○鄭司農曰授酒材授酒人以其

材也○賈氏曰酒材即米麴蘗○王昭禹曰凡資之以為酒者皆是也

鄭康成曰公酒謂鄉射飲酒以公事作酒者亦以式法及酒材授之使自釀也○王氏詳說曰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而興賢者能者以禮禮賓之此鄉飲酒也黨正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此亦鄉飲酒也鄉大夫又曰退而以鄉射之禮詢于衆庶此鄉射飲酒也州長曰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此亦鄉射飲酒也故所用之酒為公酒若夫族師所掌初無飲酒之禮春秋祭酺相為酬酢其非公酒歟○史氏曰自王及后世子之用與凡所以為祭祀賔客鄉射燕享之奉者皆曰公酒

陳及之曰三代無榷酒法酒誥禁羣酒息鬬爭甚嚴

令酒正酒官不掌禁酒至地官司虣禁飲食于市者秋官有萍氏掌幾酒謹酒葢先王所以為酒者為祭祀賔客設也自酒正之外官府不得私釀每歲給其秩酒惟鄉遂官長有鄉射飲酒之禮則釀未可知矣然酒正內官也以下又皆奄人女奚為之勢不可以呵禁外事而萍氏刑官之屬司虣市官之屬俾之謹察酒禁則順矣後世專立酒官務在榷酤恐齊民奪其利故禁察酒亦有職先王無此意也

辨五齊之名一曰泛（芳劍反）齊二曰醴齊三曰盎（烏浪反）齊四曰緹（音體）齊五曰沈齊

賈氏曰辨者言不自造酒直辨五齊之名但知其清濁而已○王昭禹曰五齊用以祭祀每以祭祀其造作必有量數故曰齊焉

鄭鍔曰太古有明水以為醴其後乃有玄酒玄酒之後又有五齊五齊之後乃有三酒至於酒則其味厚矣味之厚者生於薄味之薄者生於玄去古益遠則

禮文益變然五齊雖生於玄酒而五者之中亦自有厚薄之齊自泛之醴自醴之盎自盎之緹自緹之沈非色不同也味亦不同非惟厚薄不同清濁又不同其齊不同則其名不同其名不同則不可以不辨故使酒正辨之蓋玄一變始有泛齊成而泛泛然而滓則浮而上泛齊一變始有醴齊成而汁滓相將其體則厚而甜醴齊一變始有盎齊成而滃滃然其味得中

○鄭康成曰自醴以上尤濁縮酌者盎以下差清

○賈氏曰謂泛齊醴齊皆以茅泲之使可酌故司

尊彝云醴齊縮酌盎以下差清以清酒涉之不用茅故司尊彝云盎齊涗酌鄭注涗清也過此以往然後有緹齊其色紅赤味已是酒故名曰緹緹言其是酒也○史氏曰沉者上澄而下濁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也此泛所以處五齊之先而沈所以處五齊之下凡此皆用以事神記曰玄酒在室醴醆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是謂承天之祜又曰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醆則盎爾澄則沈爾酒正辨其名然後辨三酒四漿之物因名然後有實也

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

史氏曰三酒而辨其物者謂其形已成兼以共人飲取其能養陽能合歡也○王氏曰五齊言名三酒言物五齊以祭祭則致其義名者義之所出故也三酒以飲飲則致其實物者實之所效故也○史氏曰事者方有事於糟漉昔者熟之而可久清者澄之而可飲○鄭鍔曰昔之為言宿昔之意謂日久而漸清之酒也禮記曰猶明清與醆酒于舊醳之酒所謂舊醳之酒者昔酒也惟其泲而久故謂之舊醳逮其後也遂有清酒其色益清明記禮所以醆酒泲于是

是也醆酒盎齊也盎齊差清又以清酒況之則知清酒之為大清矣○王氏詳說曰以昔酒為久則知事在昔之上為近而清在昔之下為尤久也以事為有事者之酒則昔為無事者之酒而清為諸臣所酢者之酒矣蓋祭祀之禮有行事者有預陪祀而不得行事者事酒昔酒其出於此若夫司尊彝云皆有罍諸臣之所酢蓋九獻之禮王及后皆四而諸臣一王酢以醴后酢以盎諸臣所酢以清酒而已是不敢與王之神靈等

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於已反三曰漿四曰酏以支反

王昭禹曰飲於三酒為薄於五齊為厚亦人所飲者故亦言辨其物○史氏曰四飲辨其物者取三酒之餘加之以四飲之物而後醸焉是故未成而曰漿已成而曰飲飲不以酒名取其為酒之貳也○鄭鍔曰清則泲醴而為之醴至厚而濁泲之則清而可飲醫則釀粥以為之比於醴則少清漿則截漿之可飲者○賈氏曰截之言截米汁相截也

酏則稀粥之可飲者○王氏詳説曰醫酏皆粥也但分厚薄耳○賈

氏曰案漿人有六飲此言四者鄭注漿人云酒正不

辨水涼無厚薄之齊

掌其厚薄之齊以共王之四飲三酒之饌及后世子之飲與其酒

賈氏曰自五齊以下並是酒人漿人所為故直掌其厚薄之齊

史氏曰備之三酒副之四飲而饌設之味以之共王則然耳后及世子酒飲之數未必全共而饌設之味未必全享○賈氏曰饌謂饌陳其具設之也○王氏

曰后世子之飲與其酒共之而已弗為之餼○王昭禹曰此不言五齊則五齊獨用於祭祀也

凡祭祀以灋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音二下同中祭再貳小祭壹貳皆有酌數唯齊酒不貳皆有器量○易氏曰酒正初以式法授酒材及成又以式法共用不可多不可寡也○賈氏曰五齊五尊三酒三尊故云八尊此除明水玄酒若五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此八尊為十六尊不言者舉正尊也

賈氏曰先鄭謂大祭天地中祭宗廟小祭五祀其實天地自有大祭小祭宗廟亦有大祭後鄭之説皆據司服六冕差之也

鄭鍔曰祭祀之禮以神事之則用五齊以人養之則用三酒其尊有八酒正以法共之其實本以事鬼神三酒之用不一始焉以酌獻終焉以酢諸臣貴其有餘而不欲其嗛是故大祭度用一尊則用三尊以為副貳中祭度用一尊則用二尊以為副貳小祭度用

一尊則用一尊以為副貳祭之大則所酌者多祭之小則所酌者寡此所以為降等皆有酌數取足而無乏耳唯尊中所實齊酒專以事神而不以飲諸臣不用副貳之尊器之大小量之多寡俱有一定之數蓋五齊雖以致禮之文無實則近於僞而不誠非所以交神明之道故雖不副貳亦皆有器量乃所以致禮之實

愚案酒之有貳謂既薦鬼神而後以鬼神之福爵

羣臣所以廣神施也大祭天地用三貳謂天地之
施廣而周中祭宗廟用再貳謂宗廟之設施視天
地雖殺而猶廣小祭山川用一貳謂山川之施爲
微大抵皆是廣神之惠澤以及下記曰祭者澤之
大者也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
共賓客之禮酒共后之致飲于賓客之禮醫酏糟皆使
其士奉之
王昭禹曰禮酒謂致享于賓客之酒饗以訓恭儉爵

盈而不敢飲為禮而已

史氏曰后之賓客公卿之妻燕見而飲也〇王氏曰建國則王立朝后立市祭祀則王耕以供粢盛后蠶以為祭服王獻而后亞祼祼王親牽射牲后親徹豆籩賓客則亦王祼獻而后亞獻則王致酒后致飲夫婦相成之義也

鄭鍔曰醫與酏則必糟而不沛蓋沛則清而不濁糟則濁而不清后與王同體故所用之物不無少屈也

○易氏曰酒正以奉王也不以奉王之職奉賔客故使其士○鄭康成曰士謂酒人漿人奄士

凡王之燕飲酒共其計酒正奉之

易氏曰燕朝之暇王所與飲酒或與同姓之伯父叔父或異姓之伯舅叔舅或公卿大夫之貴而親也王昭禹曰燕以示慈惠恐其過故共其多寡之計○黄氏曰燕賔客有常禮故共其計左傳曰臣侍君燕過三爵非禮也三爵獻酬酢也酒正奉之察其過也○鄭鍔曰説者謂王者之尊不可拘以有司之法制令則

奉其多少之計何也蓋至尊之酒不可以常禮拘至
於燕飲則不得不為之防紂為長夜之飲後至於喪
六百年之業由無節之所致不參計於禮飲而奉於
燕飲使王知其過多則自為之戒其慮遠矣示慈惠故
燕飲酒取醉而已不若饗之為有節然當防其過焉
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
鄭鍔曰饗禮之嚴几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所以訓
恭儉而此言共酒無酌數何也蓋此所謂饗非大饗

也以饗士庶子之在王宫也有宿衛之忠勤或用酒以飲之所以勞其功者老之子孤子之父死於王事憫其惸獨無依或用酒以飲之所以念其功其享之也不過以醉為度示恩意之厚耳（劉中義曰優宫中之環衛恤死亡之老幼必盡其量而共之）鄭節卿曰燕羣臣嘉賓所以恩之也享士庶子所以任之也饗耆老孤子所以報之也大拘則懽不洽賓主百拜酒止三行非所以使之醉酒飽德也共其酒無酌數則曲盡其情而極其懽未醉

而威儀抑抑既醉而威儀怭怭矣夫外嚴於分而內則懷之以恩生蒙其力而死恤其老幼仁之至義之盡也

掌酒之賜頒皆有灋以行之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

易氏曰賜即賜予頒即匪頒皆出於祿秩之外法即太宰九式之法皆以其式法行之則好賜匪頒雖王者非常之恩亦無非天下之常法○鄭司農曰有秩酒者給事中予之酒秩常也常受酒者國語曰至于

令秩之〇王氏曰秩酒有常賜之酒也鄭氏以王制九十日有秩謂有秩酒者老臣也老臣固有秩酒然有秩酒則非特老臣而已授以書者使知其所得之數授以㓞者使執之以取酒也

史氏曰賜頒者時有所予之横賜秩酒者月有所給之定數也

劉執中曰酒雖出於酒人莫不關於酒正也

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

鄭康成曰出謂授酒材及用酒之多少受用酒者曰

言其計於酒正酒正月盡言於小宰○賈氏曰受用

酒是酒人也

愚案一酒至微尤不少置非是督責之察要之一

事廢則一職廢今日之不治他日必有不勝治之

嘆故日入其成月入其要經特於酒正見之意者

三百六十之職無時不然

王氏曰特謹其出異於其餘物歲酒之意也必小宰

聽之則守出納之正而正其不如法者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以酒式誅賞

易氏曰日入其成計一日之出月入其要計一月之出小宰聽之計所出而已未計夫入焉至於歲終然後小宰以所入之要而致於大宰大宰乃以初授式法之多寡而會一歲之所共所用蓋將以酒式而行誅賞也

愚案不會者非直縱之飲也王燕飲而必共其計

曷嘗不計之有司嚴奉酒之吏乃所以黙制人主也

劉執中曰國之儲貳政之本原未可以酒亂其性焉聖人謹微如此

鄭鍔曰酒正掌酒之政令其始以式法授酒材彼違式而酒惡不可以無誅如式而酒美又烏得而不賞故曰以酒式誅賞

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

王氏曰鄭氏以奄為精氣閉藏者蓋民之有是疾先

王因擇而用焉與籧篨蒙瞽戚施直鎛聾聵司火瞽矇修聲同若以爲刑人則國君不近況於王乎若刑無罪之人而任之則宜先王之所不忍

賈氏曰以其與女酒及奚同職故用奄人奄不稱士亦府史之類

鄭康成曰女酒女奴曉酒者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爲奴其少材智以爲奚今之侍史官婢或曰奚官女○賈氏曰言女酒三十人則女酒與奚爲什長若

胥徒也奚三百人以其造酒故多也
掌為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以役世婦
史氏曰五齊三酒酒正授式法酒材為者酒人醖釀之也
鄭鍔曰周禮有兩世婦一在春官以卿一人為之一乃天官內宰世婦與九嬪為列者也先儒以此世婦謂春官之卿掌女宮之宿戒者殊不知內宰之世婦於祭祀之時當涖陳其具酒人乃奄人也奄人固宜

與內人聯事則其聽世婦役也宜矣安可以為春官之卿耶○史氏曰酒非常用必祭祀之餘因以為飲周公誥康叔曰祀茲酒則祭祀方用酒明矣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則因祭祀而為飲亦明矣有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其奉酒於內則受世婦之役而世婦亦惟祭祀用之而已

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

王氏曰饗酒為禮而已故謂之禮酒燕以示慈惠故

燕酒謂之飲酒○史氏曰禮酒飲酒多寡異也夫一獻之禮賓主百拜而酒三行所以防其多而失禮也既飲食之又賓幣帛以將其厚意所以致其多而盡歡也○王昭禹曰非特供其酒又奉其事○黃氏曰酒漿籩醢皆內事宗廟之祭祀賓客之饗食王后行禮於此世婦詔之酒正不與故酒人共酒而奉之直致內事鄭言酒正使之非也詩曰我姑酌彼金罍我姑酌彼兕觥后夫人之職也

凡事共酒而入于酒府凡祭祀共酒以往賓客之陳酒

亦如之

鄭鍔曰凡事則不一事也皆共其酒則酒之用亦不一矣酒之用不一則其費也廣酒人既共其酒必以數入于酒正之府若酒人不入其數則酒正何以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哉入與凡斂征入于玉府皮毛筋骨入于玉府之入同○鄭康成曰凡祭祀小祭祀也○王氏曰祭祀共酒以往則自有奉之者往待其令而已○鄭鍔曰祭祀共酒以往不必自往宮中祭祀

聽世婦之役在外之祭祀不必自往賔客之來王朝有歸饔餼之酒所謂上公壺四十皆陳侯伯三十有二皆陳是也陳則設之於堂東自有掌客往焉酒人奄者也不當從事於其間○黄氏曰外祭祀賔客陳酒皆共酒以往酒正使其士奉之

漿人奄五人女漿十有五人奚百有五十人

王昭禹曰酒漿皆人所飲有酒人又有漿人者蓋其造釀異法故異職也○鄭康成曰女漿女奴曉漿者

愚案酒漿籩醢醯鹽幕等人皆以奄為之以此等人只可給役使不可使入王之燕寢

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于酒府

史氏曰酒正言四飲而此云共王之六飲葢酒正辨其清濁醇醨六飲之中唯水為清泠所以和酒涼為寒粥所以投酒隨汲而有隨取而辨厚薄之齊不必辨所以不言○鄭鍔曰飢食而渴飲人道之常飲以水為主其水豈可以常飲哉用米以將之於是而有

漿漢人謂之截漿言其米汁相載也自漿而為醴則稍厚而可飲自醴而為涼則又雜糗飲之水以為飲也曰醫則釀粥為醴也曰酏則薄粥也酒正有清而無醴此有醴而無清清與醴一物也醴之厚泲之則清也〇王氏詳說曰醴有清有糟清泲也糟醇也以可飲言之則曰醴以泲之清言之則曰清醴恬可飲故五齊六飲皆有醴楚元王為穆生設醴即此也〇薛氏曰内則有醴清糟酏漿醷濫而無水涼醫王藻

有水漿酒醴而無凉醫者清醴之泲也糟醴之濁也
酏内則所謂酏也醴内則所謂黍酏也醫内則所謂
醷也凉内則所謂濫也水凉之末非酒正之所辨故
内則無水凉亦以其畧而薄之也漿人六飲始水王
藻五飲亦上水反其本也酒在飲中非用漿人之法
故漿人六飲無酒王藻五飲有酒異代之禮古者於
五飲六飲醴為多〇王昭禹曰酒以用於祭祀為主
若漿則主於飲而已故漿人但言共六飲而未嘗及

祭祀○鄭鍔曰必入于酒府者以共王之飲則酒正

職當共奉之故耳

共賓客之稍禮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清醴醫酏糟

而奉之

黄氏曰飲常頒也以共賓客謂之稍禮常日稍用之

非必備六飲禮飲后夫人致稍禮漿人共不由酒府

繼粟繼食之義○賈氏曰夫人謂三夫人致飲于賓

客助王養賓亦致于客館清醴醴之泲者即酒正一

曰清也醫酏不泲者此二飲與后同而奉之者亦使漿人奄士奉之〇王氏曰夫人有致飲于賓客之禮則猶冢宰之有好賜予也葢上下内外小大相成焉禮之所以立也〇鄭氏曰亦酒正使之也〇賈氏曰以酒正云使其士奉之者也

愚案或疑后之所致有醫有酏夫人所致於醫酏之外又有醴后所致者糟而奉之至夫人所奉於醴則清之於醫酏則糟之則夫人所致若有加於

后何也不思后之致飲共於酒正之府者在所不必言特醫酏糟皆使其士奉之士者康成謂酒人漿人奄士若夫人致飲不可以供后之職奉之凡清之為醴濁之為醫酏糟惟漿人得而奉之矣貴賤之等不待辨而可知

凡飲共之

王昭禹曰膳夫言凡王之饋飲用六清則上文共王之六飲者乃饋食所共也此言凡飲共之非必饋食

○黄氏曰凡飲自后而下

凌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康成曰凌冰室也詩云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

愚案冰既是飲食中用故次酒正

薛平仲曰凌人以掌冰為職於酒漿無關也特屬於酒漿之末葢酒所以奉陽冰之用所以禦陽也一身之血氣常流於天地閒陰陽節宣之不至則未有不

致戾者豈足以與天地同流哉觀凌人之屬於酒漿之末則大宰佐王之道密矣

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

鄭節卿曰周雖改正朔每用夏正故凌人之職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夏頒冰掌事秋刷皆夏月也如詩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每書月者皆夏正若周正則不書月一之日二之日是也○賈氏曰周十二月冰未堅也詩曰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二之

日謂周之二月夏之十二月三之日謂周之三月夏之正月與此周禮十二月藏冰校一月者豳地寒故納冰可用夏正月也

王昭禹曰斬取以建丑之月納藏以建寅之月蓋陰積而為冬建丑之月陰雖已退而其氣猶盛陽雖已萌而其氣未浮陰氣有餘而強陽氣不足而弱斬而藏之所以宣助陽氣○鄭鍔曰冰不堅厚則不可取欲取諸冰厚腹堅之時故記則謂之代詩則謂之鑿

此則謂之斬○杜氏曰三其凌三倍其冰○鄭康成曰三之者為消釋度也○易氏曰三為冰室以待亥子丑三月之用蓋天時不可預必有冬而無冰者凡亥子丑三月之閉皆可藏冰故三其凌以待之

李景齊曰藏冰將以備暑亦所以達陽出冰雖以禦暑亦所以助陰蓋陰陽之氣流行乎天地閒一氣不至則閉塞而為災一氣或過則乖戾而為疾善防患者養其弱而抗其强故方陰之盛而陽之微則鑿冰以達陽或損有餘以補不足故方陽之隆而陰之消

則出冰以禦暑聖人所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此也豳詩言王業所致之由而必有及於鑿冰冲冲申豐言陰陽之和而無水旱疫癘之災者亦推其本於鑿冰出冰之得其道凌人一職豈非若緩而實急乎

春始治鑑胡暫反凡外内饔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

賈氏曰春謂正月也○鄭康成曰鑑如甄大口以盛

冰置食物於中以禦溫氣春而始治之為二月將獻羔而啟冰○鄭鍔曰春分奎星朝見東方蟄蟲始出時將用冰始修飾盛冰之器以鑑名之者左傳曰美澤可以鑑謂其光澤也

賈氏曰外内饔之膳羞謂王及后世子并饗耆老孤子等二月之後皆須鑑以盛冰○鄭康成曰酒漿酒人漿人○賈氏曰酒人舉酒而言漿人舉醴而言酒醴見溫氣亦失味○王昭禹曰膳羞感暑氣則易敗酒醴感暑氣則易酸

必共冰以寒之也

祭祀共冰鑑賔客共冰

賈氏曰祭祀謂天地宗廟社稷之事皆共冰冰有鑑則冰不消釋食得停久賔客謂諸侯來朝王禮之以飱及饔餼直共冰以往無鑑也

大喪共夷槃冰

鄭康成曰夷之言尸也實冰於夷盤中置之尸牀之下所以寒尸○王昭禹曰死必臭腐故用冰以寒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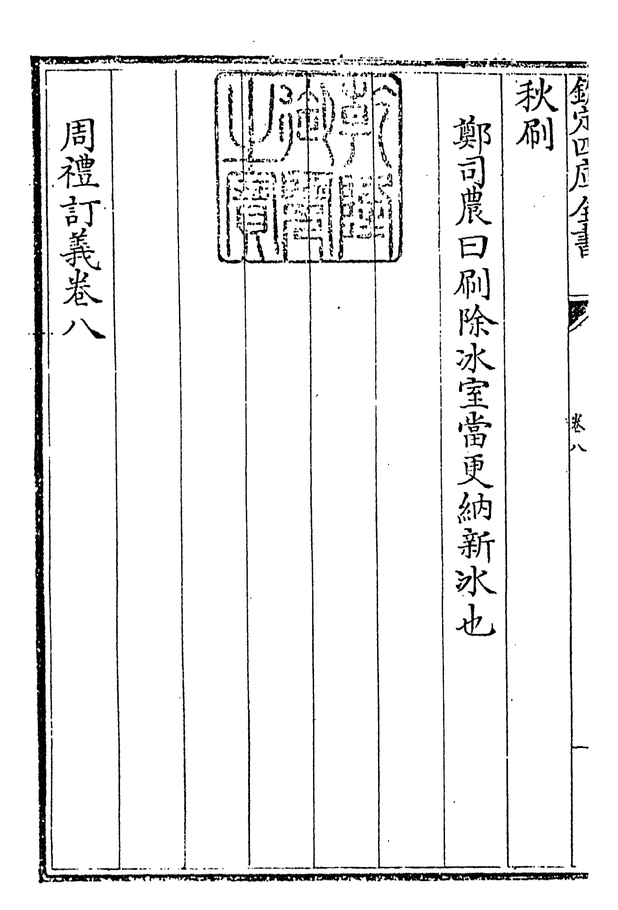
夷之言傷也冰槃曰夷槃移尸于堂曰夷堂牀曰夷
牀衾曰夷衾皆以哀傷為主

夏頒冰掌事

賈氏曰頒冰頒賜羣臣也掌事事主賜冰之多少合得
與不合得之事○王昭禹曰陽氣過盛無以制之非
徒有煩縟之患陰陽不和反傷人之形而疾癘作故
夏之痒疥以陽氣傷於皮膚故也秋之瘧寒以夏陽
之傷於腑臟故也先王至是而頒冰者所以禦暑患

也○薛氏曰鄭氏引春秋傳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以為夏頒冰之證非也案左氏傳昭四年大雨雹季氏問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杜預以西陸為三月日在大梁之次清明節穀雨中是夏三月是時蟄蟲已出有温暑臭穢宜當用冰故以時出之後鄭泥於夏頒冰之言乃以西

陸爲四月立夏之時又引夏頒冰以爲說不知四月立夏則日在實沈之次轉而行南陸何以謂之西陸朝覲不然則左氏何以又曰火出而畢賦火出於辰即夏之三月也若出次必待四月立夏之時則何三月火出而畢賦乎鄭氏之説吾無取焉意者日在西陸火出於辰在夏爲二月是時方出冰夏則取而頒之耳頒非出也若必日在西陸暑氣盛而後頒冰非特不知頒冰之制亦不知西陸日行之度



秋刷

鄭司農曰刷刷除冰室當更納新冰也

周禮訂義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禮訂義卷九至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錄監生臣姜士安

周禮訂義卷九

宋 王與之 撰

籩人奄一人女籩十人奚二十人

鄭康成曰籩竹器如豆者女籩女奴之曉籩者

薛平仲曰此數宦者又以備膳夫之羞用百有二十品醬用百有二十甕者也反覆求之則知周官敘次之意大抵官府之近於君者固莫密於供奉之職而宮女之密於君者尤莫切於供奉之職然庖廚之當

遠君子必處於外而酒醴之蠲潔籩豆之靜嘉古人
當責於內處於外者固宜以命士為職責於內者亦
宜以奄官女奚為職然外而官府敬君為有素先言
共王而後言祭祀之用所以責其敬而已內而內人
朝夕王所者也先言祭祀而後言共王之用所以養
其敬也況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不敢用常褻味而貴
多品則纎悉委曲之誠潔靜精微之意使在內者各
有事焉凡便嬖側媚之習不惟不敢且不暇矣○王

昭禹曰先王祭祀内盡志以致其内心外盡物以致其外心水草之葅陸產之醢細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產而可薦者莫不咸在一物不可遺則一器不可闕籩豆簠俎禮之器也籩豆之事各有司存此籩人醢人之職所以立

掌四籩之實

鄭康成曰籩其容實皆四升○史氏曰籩以竹為之

所以陳乾物○賈氏曰四籩則朝事饋食加籩羞籩是已四籩之實則豐蕡白黑等是也

朝事之籩其實豐方弓反蕡符文反白黑形鹽膴火具反鮑魚鱐所求反

鄭康成曰以司尊彝之職參之朝事謂祭宗廟薦血腥之事也

鄭鍔曰宗廟祭祀有朝踐之事所以象事生朝時之所進當其祭之始也王酌鬱鬯祼尸后亞獻於是乎

王出迎牲而殺之始行朝踐之事則后薦朝事之籩其籩中所實之物則曰麷曰蕡曰白黑曰形鹽曰膴鮑魚鱐也麷熬麥也○鄭康成曰蕡枲實也熬稻而白之熬黍而黑之鹽則築以為虎之形魚則膴大臠以為膴史氏曰膴肉為大臠或糗乾以為鮑或析乾以為鱐○王氏曰王使周公閔來聘魯享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享以象其德薦嘉穀鹽虎形麷蕡白黑則所謂薦嘉穀也形鹽則所謂鹽虎形也昌本則所謂昌歜也推類而言則膴鮑魚鱐與夫朝事之享皆所謂致其養之盛者也孝子之事親欲致其養養欲致其盛故朝事之籩豆其實如此

王昭禹曰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蓋籩豆之實物産之雜也其數宜偶故朝事之籩其實麷蕡而下凡八物矣加籩之實菱芡㮚脯皆偶也

饋食之籩其實棗㮚古栗字桃乾䕩音倒老反榛巾實

王氏曰饋食之籩豆以象食時所進○鄭康成曰乾䕩乾梅也有桃諸梅諸是其乾者榛似㮚而小○賈氏曰八籩則棗一㮚二桃三乾䕩四榛五案乾䕩為乾梅則籩中桃是濕桃既有濕桃則別有乾桃注引内則桃諸云是其乾者既有濕桃則有濕梅可知以乾梅濕梅添五者是為七籩既桃梅有乾濕則棗亦宜有

乾濕復取一添前為八必知有八者案儀禮特牲少牢士二籩二豆大夫四籩四豆諸侯宜六天子宜八醢人饋食之豆有八此朝事加籩皆八也○王氏曰桃乾藤脾析豚拍蠃蠯蜃蚳及魚皆物之細者也棗㮚榛實女所用摯以告虔也凡此所謂備其細且致其敬孝子之事親致其養者既盛矣以為未足又備其細既備其物以為是養而已非敬不足以為孝則又致其敬故饋食之籩豆其實如此○鄭鍔曰攷女贄不過榛㮚棗脩以喻婦人誠實無偽則饋食之籩所實者皆致禮之實

總論九獻

陳藴之曰九獻注疏已有成說但雜見於籩人司尊

彝與其他官職令取注疏及禮圖之説類聚為四蓋別而言之謂之九獻合而言之則有四節其一節曰祼凡經中所謂祼者是也王以圭瓚酌鬱鬯以獻尸此一獻也后以璋瓚酌鬱鬯以獻尸此二獻也其二節曰薦腥籩人所謂朝事司尊彝所謂朝踐是也后既祼之後王出迎牲于門祝延尸向户外户牖之間南面后於是薦朝事之籩豆王迎牲入廟麗于碑親殺取血以告殺取毛以告純解而腥之為七體薦于

神坐王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此三獻也后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此四獻也其三節曰薦孰籩人所謂饋食司尊彝所謂饋獻是也朝踐之後乃體解其犬豕牛羊烹而熟之后於是薦饋食之籩豆王以玉爵酌盎齊以獻尸此五獻也后以玉爵酌盎齊以獻尸此六獻也其四節曰酳自饋食之後尸始有飲食之禮尸食訖后又薦加籩豆王以玉爵酌朝踐之醴齊以酳尸此七獻也后以瑶爵酌饋食之盎齊以酳尸

此八獻也后酳尸後諸臣又以瑤爵酌沈齊獻尸司尊
彝所謂皆有罍諸臣之所酢者以備卒食之三獻此
九獻也以上九獻謂之正獻九獻之後遂行玉爵為
旅酬矣鄭氏又有朝獻再獻之說及圖說九獻異於
注疏並於司尊彝見之
加籩之實蔆音陵芡音儉㮚脯蔆芡㮚脯
薛氏曰周禮言加豆籩則加爵之豆籩特牲禮主人
主婦既酳尸然後長兄弟衆賓長為加爵不施於亞

獻之節鄭氏謂尸既食后亞獻尸所加之籩誤矣明堂位曰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特牲禮獻用爵加用觚則加在獻數之外明矣○王氏曰加籩豆以象饋食之有加

鄭康成曰蔆芰也芡雞頭也㮚與饋食同重言之者以四物為八籩也○鄭鍔曰蔆芡之類皆生於水以類推之則取物之深遠者所以致其物之難得者○王氏詳說曰㮚嘉㮚也醢美味也故㮚為饋食之籩

亦為加籩之實醓為朝事之豆亦為加豆之實詩云醓醢以薦其周人之尚醓歟語曰周人以臬其周人之尚臬歟

羞籩之實糗餌而去反粉餈反資

鄭康成曰羞籩謂若少牢主人酬尸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者○賈氏曰天子祭祀禮亡故取少牢大夫禮解之此當王酬尸内饔進之于尸侑等者也

王氏曰羞籩豆則象其養之有羞也○鄭康成曰此

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為也合蒸曰餌餅之曰餈糗者擣粉熬大豆為餌餈之黏著以粉之耳餌言糗餈言粉互相足○賈氏曰此為二籩糗與粉為一物恐餌餈黏著籩故分于二籩之下○劉執中曰粉糯黍秫成餈○鄭鍔曰曰糗曰餌曰粉曰餈亦以四物而為八籩

王氏曰糗餌粉餈酏食糝食出於耕耨而用舂治之力為多非若葅醢之薦可以久所以服其勤而致新也

黄氏曰四籩以司尊彝互考之屬薦腥薦熟為兩節王行禮為正則加籩羞籩當為后亞獻行禮故謂之加與

羞皆用臯脯餌餈

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

賈氏曰祭祀言凡謂四時禘祫祭○鄭鍔曰四籩皆王后所薦籩人則實之耳其他祭祀則共籩中可薦可羞之物不共其籩有司自掌其器也○王昭禹曰薦羞皆進也薦羞則所進之物薦羞籩則致滋味焉

○聚案宰夫庖人又有薦羞説

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薦籩羞籩

鄭康成曰喪事謂殷奠時○賈氏曰殷大也大奠朔月月半薦新祖奠遣奠之類賓客謂燕享時也

王昭禹曰喪事賓客之事皆王之事籩人共其實亦共其籩

為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凡籩事掌之

鄭康成曰於其飲食以其房中之羞○王氏曰籩人醢人皆曰為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則此內羞乃王及后世子以此共禮事而籩人醢人為之共之也世

婦及祭之日涖陳女官之具凡内羞之物則内羞所共為祭事矣○鄭鍔曰籩人奄官所以為王及后世子共之其職主籩又在内也○王昭禹曰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守其數不知其義也籩豆之為禮皆王之所親行籩豆之為器則掌於奄人女奚之屬所謂本在上末在下也

醢呼改反人奄一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

王昭禹曰四豆之實皆醢而已故以醢人名官○鄭

鍔曰或謂籩豆者禮之器用籩以盛果實必用豆以盛葅醓既列籩人宜有豆人不設豆人而有醢人何也葢醢必盛於豆而豆人所盛者不一物言醢則豆可知○鄭康成曰女醢女奴曉醢者

掌四豆之實

禮圖曰桊考工記旊人為豆高一尺又鄭注周禮及禮記云豆以木為之受四升口圓徑尺二寸有葢盛

昌本脾析豚拍之齏醓蠃兎鴈之醢韭菁芹筍之葅

糜臡鹿臡之屬鄭注鄉射説云豆宜濡物○賈氏曰

言四豆之實豆與籩並設節數與四籩同時

朝事之豆其實韭音久菹壯魚反醓吐感反醢昌本糜臡乃分反

菁惟寧反菹鹿臡茆音卯菹麋臡

鄭康成曰凡菹醓皆以氣味相成○史氏曰凡以一物為醬必有一菜

以稱之取其味之相宜也○賈氏曰經云韭菹醓醢以下皆兩兩

相配○鄭鍔曰韭也昌本也菁也茆也四物以為菹

醓也糜也鹿也麋也四物以為醢醓亦謂之臡蓋同

一法有骨為臡無骨為醢如全物為菹細切為齏名不同也○鄭康成曰三臡亦醢也作醢及臡者必先膊乾其肉乃後莝_{倉卧切}之雜以粱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甀中百日則成矣

王昭禹曰詩云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以此薦新則韭亦祭之所貴醓醢以肉汁為醬○鄭康成曰昌本昌蒲根切之四寸為菹

鄭司農曰麋臡麋肝髓醢○史氏曰麋似鹿而大○

鄭康成曰菁蔓菁也茆鳬葵也

劉執中曰四時之田一為乾豆共於豆實則醢之脯醢之餘則薦之皆所以奉祭祀

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力禾反醢脾婢支反析星歷反蠯蒲佳反

醢蜃市軫反蚳醢豚拍音博魚醢

王昭禹曰葵草之細出者傾心向日則有敬意○鄭康成曰蠃螔音移蝓音榆○史氏曰蠃蠯蜃蚳皆蛤屬○

鄭司農曰脾析牛百葉蠯蛤也○鄭康成曰蜃大蛤

蚳醢蛾魚綺反子〇賈氏曰脾析蜃豚拍不言𦵔皆虀也鄭大夫杜子春皆以拍為膊謂脅也或曰豚拍肩今河間名豚脅聲如鍛鎛〇王昭禹曰豚拍則拍豚而為之也

鄭鍔曰葵也脾析也蜃也豚拍也四物以為𦵔嬴也䖸也蚳也魚也四物以為醢

加豆之實芹音勤菹兎醢深蒲醓醢箈音迨菹鴈醢筍息尹反菹魚醢

鄭康成曰芹楚葵深蒲蒲始生水中子〇史氏曰芹與深蒲皆水

產深蒲必深水所出箈箭萌筍竹萌○賈氏曰箭一名篠筍一名簜萌謂新生者見今皆為菹○史氏曰箈與筍皆陸產

史氏曰凫醢出於陸故以水產配之魚鴈出於水故以陸產配之

羞豆之實酏食音嗣糝素感反食

鄭康成曰酏餈之然反内則曰取稻米舉糔思柳反溲所柳反之小切狼臅吕蜀切膏以與稻米為餈○賈氏曰酏粥也先鄭以酏為餅若今起膠餅文無所出故後鄭不從内則有餈無酏周禮有酏無餈故知酏餈一也内則

曰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為餌煎之○史氏曰食者皆取稻麥為之酏者以酒酏發之糝者以肉屑和之

鄭鍔曰凡此四豆葅之與醓氣味相宜同為一豆若夫醓醢則朝事之豆於韭葅用之加豆則於深蒲又用之魚醢於饋食之豆用之於加豆則又用之蓋一氣與味苟可以相成不嫌於再薦也

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賓客喪紀亦如之為王及后世

子共其内羞

賈氏曰此一節與籩人同已釋於上

王舉則共醢六十罋以五齊子西反七醢七菹三臡實之

賈氏曰王舉謂王日一舉鼎十有二則醢人共醢六十罋以醢為主其實有五齊七菹等○禮圖曰罋以盛醢醢高一尺受二升令以八寸之尺計之口徑六寸五分腹徑九寸五分底徑六寸五分高一尺腹下漸殺六寸

鄭康成曰齊當為齏五齏昌本脾析蜃豚拍深蒲也七醢醓羸蠯蚳魚兔鴈醢七菹韭菁茆葵芹箈筍菹三臡麋鹿麇臡也凡醢醬所和細切為齏全物若牒直輒反為菹少儀曰麋鹿為菹野豕為軒皆牒而不切麕為辟雞兔為宛脾則牒而切之○葱若薤實之醢以柔之由此言之齏菹之稱菜肉通○王氏詳説曰鄭氏於少儀釋之曰皆菹類是菹兼肉菜而言今言七菹皆菜類言齏則通肉菜而為言豈非成周之禮

有異於記禮歟

鄭鍔曰合是數者以實六十甕事至尊之禮無所不致其敬也

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甕凡事共醢

賈氏曰賓客謂五等諸侯來朝天子致饔餼與之醢也案掌客云禮上公醯醢百有二十甕侯伯百甕子男八十甕此共醢五十甕合醯人所共醯五十甕共為百甕此指侯伯而言舉中以見上下

王昭禹曰非特祭祀賓客喪紀之事而已凡邦事有用醢者皆共之

史氏曰物以乾養氣以濕養血籩實必乾豆實必濕濕則滋味具而血榮也故養人之血氣者豆實爲重觀鄉飲酒之禮爲養老設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不言籩者所主在濕味也王者養老袒而割牲執醬而饋醬亦醢也皆豆之實也醢人之設王者豈私其口腹乎

醢人奄二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

王氏曰醢以酸為尚然五齊七菹皆醢物也醢人職之矣醢人復共醢何邪蓋天下之味不過於禽獸魚蜃之屬其肉登俎則腐敗隨之不以鹽醢之其能久乎鹽曰鹹醝故醢之味專於鹹鹹非酸不能收故醢不可以無醢此醢人之職所以設而醢之為用亦不過乎菹醢之間○鄭康成曰女醢女奴曉醢者

掌共五齊七菹凡醢物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醢醬之物

鄭康成曰齊菹醬屬醢人者皆須醢成味○賈氏曰此則醢人所掌豆實而在此者與醢人共掌連言醬者并豆醬亦掌也○王氏曰醢人醢人各有五齊七菹者蓋齊菹有須醬以成者凡醢物則凡以醢成之物凡醢醬之物則凡以醢成之醬也五齊七菹三臡皆謂之醬

○劉執中曰祭祀燕享所用之物酒則尊罍粢盛則簠簋肉則俎薦羞則籩醢醢則豆各有定數至於醢醢鄭氏曰甕或曰豆者甕之可備禮數而持久也豆之則以和齊菹而具膳也是醢人雖備五齊七菹以充豆實而不加之以醢則齊菹不成其味非可以為

備物故其職與醢人為聯

賔客亦如之

賈氏曰下云賔客之禮據饔餼此云賔客亦如之據享食致之也○鄭鍔曰既言賔客亦如之又言賔客之禮共醢五十罋葢賔之稍禮之時所共者少而饔餼盛禮則其數當五十此所以别言之

王舉則共齊菹醢物六十罋共后及世子之醬齊菹賔客之禮共醢五十罋凡事共醢

賈氏曰此六十罋并醢人六十罋即膳夫所謂醬用百有二十罋是也○史氏曰賓客之禮殺於王故共五十罋醢人共王后世子内羞不言齊菹此言齊菹以其與醢人共掌罋菹須醢故就醢人為言

鹽人奄二人女鹽二十人奚四十人

鄭康成曰女鹽女奴曉鹽者

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

劉執中曰鹽人之政令以鹽之產所不同而用藏之亦異也故有刮於地而得者有風其水而成者有熬

其波而出者有汲於井而為者有積於鹵而結者○史氏曰鹽之政令非獨共鹽而已凡出納煎煉之事皆掌之○王昭禹曰醯人醢人皆不言政令而鹽人之為物其用博其利厚異於醯醢必有政令以治之百事之鹽所用非一事所和非一物

祭祀共其苦音盬鹽散鹽

賈氏曰盬鹽今之顆鹽○鄭康成曰散鹽鬻水為鹽○王氏曰散鹽盬之散者蓋今末鹽是也不如顆盬之苦又不如戎鹽之甘故不以味名之而名其體○史氏曰洪範曰潤下作鹹散者謂鹹末鹽也池水所出鬻海所成皆出於潤下是故水入其輿風凝其華

不須煎煉而自結者沚井之鹽昔晉大夫以郇瑕之地沃饒而近鹽是也刻土為場牢盆為鹵火齊以時而後成者鬻海之鹽昔東郭咸陽以治生累萬後世諸侯資其利而富埒天子是也祭祀則皆共焉

劉執中曰刮地之鹽苦而以共祭祀者取其成於自然與夫玄酒明水不異也熬波之鹽散取其治洽四海能致遠物故以奉先焉

賓客共其形鹽散鹽

劉執中曰鹽為虎形以共食晗示服猛也故以待朝覲會同之賓客而副之散鹽者致物以懷諸侯也

王之膳羞共飴鹽后及世子亦如之

鄭鍔曰王之膳羞取其味之甘者為之所以共飴鹽

凡齊事鬻盬以待戒令（齊才細反 鬻音煮）

鄭康成曰齊事和五味之事○劉執中曰鹽之煉者其色黒或化而為水用以火煉治之則潔白如初而其味和矣故以待王之齊事和品味焉○鄭鍔曰祭祀膳羞賓客所用調和之齊廣矣安可待事至然後求具所以先鬻鹽以待不時之須

鄭鍔曰先王於鹽只以待祭祀賓客膳羞之用初不

以為富國之資故周禮一書理財居半鹽獨無賦自管仲以後寖以為富國之計遂至於官與民爭利豈先王之意哉

冪（莫歷反）人奄一人女冪十人奚二十人

鄭康成曰以巾覆物曰冪女冪女奴曉冪者

愚案以巾覆物者其間既有八尊六彝故亦屬酒正

掌共巾冪

賈氏曰巾則下經云王巾皆黼是也冪則冪八尊之

類是也○史氏曰巾冪一也帨手帨爵者專謂之巾可以覆物者謂之冪冪人共祭祀以覆物謂主也

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巾冪六彝

賈氏曰疏布者大功布為冪覆此八尊○程氏曰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布之精者多而密粗者少而疏疏布祭祀用之以冪尊女功之作始於粗久而後至於精故揚雄曰霧縠之組麗女功之蠹以疏布之尚故曰反女功之始也○史氏曰尊之名止六此曰八尊者案司尊彝春祠夏禴獻象皆兩之秋嘗冬烝著壺皆兩之四時之閒祀大山皆兩之是知每祀六尊皆設而為二尊各加其一焉故謂之八尊

賈氏曰六彝者雞彝鳥彝斝彝黃彝虎彝蜼彝此六者皆盛鬱鬯以畫布冪之○王昭禹曰先儒謂畫雲氣非是以經考之下文言凡王巾皆黼則畫布巾亦皆畫黼矣

王昭禹曰言畫則知疏布之素言疏則知畫布之密

薛氏曰鄭氏謂疏布者天地之神尚質以八尊用之天地又謂宗廟尚文以六彝用之宗廟也蓋祭祀惟宗廟有祼鬱人所謂凡祭祀賓客共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司尊彝於祠禴烝嘗閼祀則祼用六彝是六彝

固用之於宗廟若夫八尊則司尊彝亦用於宗廟酒正於大祭中祭小祭則以五齊三酒而實之八尊則八尊固用之天地亦用之宗廟何獨曰尚天地之質意者八尊實而不酌示其質也故以疏布六彝用之以祼示其文也故以畫布然司尊彝有六尊六彝此言八尊者何也蓋司尊彝雖言六尊六彝而獨言十二尊六彝者祼用雞彝鳥彝之類是也十二尊者春祠夏禴秋嘗冬烝與夫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其朝

踐饋食各用兩尊是也假如春祠夏禴其朝踐用兩犧尊其再獻用兩象尊則是四尊致用其餘八尊則攝而不酌耳烝嘗閟祀亦然

凡王巾皆黼音甫

史氏曰非獨冪尊彝凡用帨手覆物者皆是也○鄭鍔曰王之四飲三酒及籩豆俎簋之布不以疏為尚質不以畫為尚文皆當用白黑二色繡為黼文以冪之黼者繪以斧形而白黑半之也白黑西北乾方之色而斧又有斷制之義皆君象也唯王得以用之所以

象乾之剛健斧之斷制用在於進賢退不肖也禮曰見賢不能舉舉而不能先慢也見不善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慢與過則失其剛健斷制之義矣視黼巾足以知戒也黼巾亦布祭祀既用布則王巾豈敢以他物為之堯舜飯土熘啜鉶羹者以天地宗廟之奉不過陶匏之器後世天地宗廟之器未之有改而王之自奉者金玉文繡也黼巾不用而龍鬚火浣進矣

宮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

十人

王昭禹曰宫官之屬有宫正宫伯而又有宫人者蓋宫正掌王宫之戒令糾禁宫伯掌王宫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是其所掌及於宫中之官府次舍宿衛之事而宫人之所掌則止於修治宫寢與凡共王㴱褻之事而已○易氏曰夙興夜寐灑掃庭内衛武以為荒耽之警子有庭内弗洒弗掃晉昭以不能修正國之道朝廷内外之肅正君臣上下儆戒之機不然則王

宮自奄奚以下如次舍幕冪皆掌之以下士而宮人獨中士意可見矣

薛平仲曰太宰為人君心術慮自宮正至宮伯自膳夫至膳人自酒正至冪人所以密邇於王者夫皆王宮內人而猶未及於外也宮人掌六寢之修而及於四方之舍事掌舍而下又皆為王之會同于國外者設焉則內外出入之際其為王躬之是保者始悉使大宰能正王宮王內之職而防慮猶未周於外則周

旋於寢處次舍之間者得無有間之可乘而大宰於王胝朝則賛治胝四方之聽朝亦如之内外不容於有閒也詎謂叙次官屬而申儆之容有内外之不備哉此宫人已下所以見諸此也

掌王之六寢之脩

王氏曰王朝有三寢有六陰陽之義也○鄭康成曰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

小寢釋服是路寢以治事小寢以時燕息焉春秋書魯莊公薨于路寢僖公薨于小寢是人君非一寢明矣○賈氏曰路寢制如明堂以聽政路大也人君之所居皆曰路鄭所引者皆諸侯法天子六則諸侯三亦路一燕一側室一內則所云是也○史氏曰餘五小寢曰燕寢四季居四隅季夏居中央接息之所也○王氏詳說曰王謂之六寢掌之者宮人后謂之六宮掌之者寺人宮人之職以中士四人為之寺人之職以王之正內五人為之鄭氏以正內為路寢是已鄭氏曰守祧職其廟則有司修除之此修亦是掃除

也○鄭鍔曰修修飾以致美也

為其井匽於建反除其不蠲圭淵反去起呂反其惡臭

賈氏曰謂於宮中為漏井以受穢又為匽豬使四邊流水入焉井匽二者皆所以除其不蠲潔又去其惡臭之物○鄭康成曰蠲猶潔也詩云吉蠲為饎○劉執中曰井以停止水備火燭匽以窒渠流備洒滌故欲除其不蠲潔者去其惡臭則決渠匽以滌濯之

共王之沐浴

鄭康成曰沐浴所以自潔清○賈氏曰宮人掌潔清之事沐用潘浴用湯○

王氏詳說曰鬯人云凡王之齊事共其秬鬯鄭氏謂以給沐浴蓋齊日沐浴與平日之沐浴異此所以必用秬鬯然共其秬鬯不言沐浴者直謂共之於宮人耳

凡寢中之事埽除執燭共鑪炭凡勞事

鄭康成曰勞事勞褻之事

四方之舍事亦如之

史氏曰王巡狩而適四方必有次舍其所掌亦不外是居高明遠濁穢所以養神明而清志慮也

掌舍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賈氏曰自掌舍至掌次安不忘危出行之事故次於此○鄭康成曰舍行所解止之處

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梐（步禮反）枑（戸故反）再重（直龍反）

鄭鍔曰王者之居室壯麗以重天威禁衛九重以備非常諸侯四時入覲固無事於行若夫將有征討之事為壇於國門之外合諸侯以發四方之禁謂之會或十二歲不巡狩為壇於國門之外合諸侯以施四方之政謂之同當是時出而在外不可不嚴其衛故

隨所舍止之處為之禁防

杜氏曰梐枑行馬〇鄭康成曰行馬再重者以周衛有外内列

鄭鍔曰設以拒絶行人止其外入也設必再重又拒其内出也

賈氏曰虎賁氏舍則守王閑注云閑梐枑也則梐枑是周衛之具此梐枑所施惟據下文車宮壇宮止宿而言其帷宮無宮暫止之閒未必有此梐枑也

設車宮轅門

鄭鍔曰偶所舍之地或險阻則必環車以外向仰轅以為門車有甲士可備非常轅橈而不直有門之象〇黄氏曰車宮壇壝宮皆因會同為之有兵事則為車宮所謂兵車之會令猶稱將幕為轅門

為壇壝唯貴反宮棘門

鄭鍔曰地或平曠則必築壇於其中壝土於其外以為宮地平故增高土曠故為防限其宮則以棘為門

或云棘當為戟謂矛戟為門禮記云越棘大弓棘字與戟同○史氏曰桊左傳子都與頴考叔爭車子都拔棘逐之則知棘即戟也○王氏曰所以待合諸侯而命事

為帷宮設旌門

鄭鍔曰若晝日食息暫展肆焉則張帷以為宮設旌以為門帷以蔽其外旌以表其所而已○賈氏曰司常云會同賓客置旌門注引此則旌門司常置之掌舍主當之若然則棘門之等皆他官置之掌舍直主當耳

無宮則共人門

鄭鍔曰非食非息偶有所遇而住遊觀則不必為宮

第共長大之人以為門令之衛士是也

史氏曰帷宮無宮非舍息之時王之所在雖蹔駐亦

當設備也帷宮以緜為之立旌以為門無宮以人衛

之亦執干戈以司其出入

王氏曰壇壝宮棘門則為之而後成車宮轅門帷宮

旌門無所為也設之而已人門則又不設也共之而已

凡舍事則掌之

鄭康成曰凡舍事王行所舍止○史氏曰凡舍皆掌者非獨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然後為之設舍在易之豫動卦也曰利建侯行師明行會同征伐皆為順動也其象則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明凡動皆當謹門以備非常此掌舍所以皆立也

鄭鍔曰先王之制禁衛嚴密一有會同周防若此不敢輕其身以危社稷宗廟也自漢以來為帝王者或為微行遊畋射獵晨出夕返如漢武帝自稱平陽侯

而見呵止於鄭杜令豈知先王設掌舍之意哉

幕人下士一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幕帷覆上者○陳君舉曰掌舍幕人掌次三職相須而成事者也幕人即綴衣是也

掌帷幕幄烏學反帟音亦綬音受之事

賈氏曰帷在傍施之象土壁也幕則帷上張之象舍屋也○鄭康成曰皆以布為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賈氏曰幄則帷幕之內設之帟者在幄之內承塵皆以繒為之○

賈氏曰綬條也○鄭康成曰凡四物者皆以綬連繫焉○王昭禹曰幕人非特掌其物又掌其事

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共其帷幕幄帟綬

鄭康成曰共之者掌次當以張○賈氏曰此云朝覲會同即掌次云諸侯朝覲會同此云軍旅田役即掌次曰師田此云祭祀即掌次云大旅及朝日祀五帝此數事皆共帷幕幄帟綬與掌次是以鄭云掌次當以張也○史氏曰授於掌次而以時陳設之

大喪共帷幕帟綬

鄭康成曰為賓客飾也帷以帷堂或與幕張之於庭

帟在柩上〇賈氏曰卽掌次張帟三重者也〇王氏曰大喪共帷幕帟綬而不共幄則王方宅喪無事於幄以帷幕帟綬共張喪柩而已

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帟

賈氏曰此云三公不云諸侯與孤掌次云諸侯與孤不云三公者三公卽是諸侯再重孤與卿大夫同不重〇鄭康成曰惟士無帟王有惠則賜之檀弓曰君於士有賜帟

掌次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徒八十人

鄭康成曰次自修止之處○鄭鍔曰次與舍一既有掌舍又有掌次何也蓋舍者久留之辭次者暫止之義出而會同則或留之久故有掌舍以為衛出而祭祀亦暫止而已故有掌次以為儀觀其設梐枑壇壝之制而嚴為防限則久留可知觀其設皇邸帟案之儀而多為容飾則暫止可知左氏曰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次止也言造次之所止也

掌王次之灋以待張事 帳音

王氏詳說曰次禮亦用之於諸侯用之於尸用之於耦然必言掌王次之法者禮樂自天子出耳○鄭康成曰法大小丈尺也○史氏曰廣狹多寡之制度○易氏曰法者大宰九式之法夫次舍帷幕其事雖微君尊所臨其體實重故大旅上帝與朝日祀五帝實不外乎祭祀之式合諸侯與朝覲會同賓不外乎賓客之式凡師田喪紀與邦事莫不皆有式大宰以此授之掌次以此行之凡聯事於掌舍幕人亦然以此見無動而不謹於法也

賈氏曰待張事者王出則幕人以帷與幕等送至停所掌次張之○史氏曰張事設陳之役也

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當禮反

王氏詳說曰天神曰祀祀之者又非一而足以所告之事言之則為類類于上帝是已以所達之氣言之則為禋克禋克祀是也以非常之禮言之則為旅大旅上帝是已以備物之禮言之則為饗享帝于郊是也旅之名又不一而獻旅上帝謂之旅旅五帝亦謂之旅旅泰山亦謂之旅旅四望亦謂之旅○王昭禹曰有故而祭祀謂之旅大宗伯國有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則大旅以有大故會衆神而祭也旅之為言衆也陳也會衆神而陳其所遭之故焉前輩疑此祀帝而不及地何也蓋天地當合祭初無圜丘方澤之異如詩昊天

有成命郊祀天地也○陳氏曰禮器曰一獻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是則大旅之禮又不若祀天

鄭康成曰張氈案以氈為床於幄中○鄭司農曰皇羽覆上邸後版也○鄭康成曰後版屏風與染羽象鳳皇羽色以為之○史氏曰張氈于床以禦寒也設版於屏以障風也○鄭鍔曰張氈為案設皇于邸氈之為物無經無緯則不尚乎文非織非紝則無事於功皇之為物五色俱備則其體有文中律呂音則其聲有度案者王所託用氈

以張之見其內之所憑依者皆本純質以為體邸用皇羽以覆之見其外之所表見者又用文彩以為儀內質而外文格上帝之道莫過乎是易氏曰張氈案設皇邸而無大次小次者祀天之禮主乎敬王者不敢自安也○劉執中曰王當宿齋侯郊故張氈案設皇邸言張氈案則幄次帷宮等不言自備矣

朝直遥反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直龍反帟重案合諸侯亦如之

鄭康成曰朝日春分拜日於東門之外祀五帝於四郊○鄭司農曰五帝五色之帝○愚按五帝詳見小宗伯○劉執中曰朝日於東郊迎四時之氣則祀其帝於郊王不宿于外故張大次以候止息小次以候行禮○鄭康成曰次謂幄大幄初往所止居也小幄既接祭退俟之處祭義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雖有强力孰能支之是以退俟與諸臣代有事焉合諸侯於壇王亦以時休息○賈氏曰重帟謂於幄中設承塵案則床也

謂床上設重席案司几筵繅席次席三重此亦當有三重與重帟不同幄在幕中既有幄明有帷幕可知不言氈及皇邸亦有可知○史氏曰諸侯合而助祭亦以是待之

師田則張幕設重帟重案

賈氏曰師田謂出師征伐及田獵○王昭禹曰田則追逐禽獸馳驅於山野之中無所用次焉○鄭康成曰不張幄者於是臨誓衆王或回顧占察

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

賈氏曰與諸侯張之也若四時常朝在國內今言朝覲會同為會同而來故在國外與大宰大朝覲會同一也○鄭康成曰大次亦初往所止居小次即宮待事之處○賈氏曰初往止居者宮外也即宮者應是宮內言宮即司儀注云宮方三百步壝土為之是也

師田則張幕設案

鄭康成曰此掌次張之諸侯從王而師田者○賈氏曰不言

重則無重席亦應有單席於牀也　○王氏詳說曰王有師田諸侯亦

有師田孤卿則為内諸侯

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

史氏曰三孤六卿以公事出境亦張幕設案所以尊

王命○鄭康成曰不言公公如諸侯禮從王祭祀合諸侯張大次小次師田亦張幕設案　○劉

執中曰孤卿將受王命出使于四方張幕於庭所以

藉幣設案為位王立於前而授之命焉

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

鄭康成曰張帟柩上承塵○劉執中曰諸侯再重謂朝覲會同而卒者所以優賔故不用幕人之共者

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

鄭康成曰旅衆也公卿以下即位所祭祀之門外以待事為之張大幕○賈氏曰助祭既多不可人人獨設故設旅幕衆人共之○鄭司農曰尸次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帳○賈氏曰未祭則常服至祭所乃更去服祭服故須更衣

射則張耦次

鄭康成曰耦俱升射者次在洗東○賈氏曰大射鄉射耦皆兩兩揖讓升自西階鄉兩楹之間履射物南面而射射訖又兩兩揖讓降自西階天子大射六耦在西郊賓射六耦在朝燕射三耦在寢則六耦三耦據諸侯射者若衆耦則多但無常數耳○易氏曰天子不能獨射也有射必有耦有耦必有次大射曰遂命三耦取弓矢于次此雖諸侯之禮亦可以為天子耦次之證

掌凡邦之張事

史氏曰謂凡設陳之役○王氏曰掌凡邦之張事則在宮張事自幕人共之掌次所掌凡在邦而已

史氏曰先王設掌次之官其意若曰帷幕幄帟所用非一處用罷則徹之而復用其為費亦小矣後世離宮別館竭萬家生養之資為一日巡幸之備嗚呼無感乎生民息肩之無日也

周禮訂義卷九